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五號

據

清·王永名修黃文龍等纂  
光緒十六年重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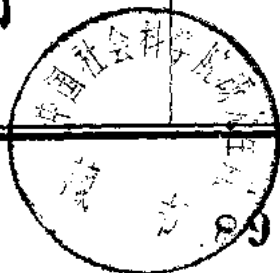
影印

廣東省

# 花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29  
1819  
155

2/1875

1-122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 花 縣 志

全一册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u 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光緒十六年重刊

花縣志



花邑志序

花邑創於康熙二十四年其地原屬南番二  
邑因鞭長不及腹故割地增設一令或曰因  
革損益無大更絃易轍者似可不志或曰卽  
有邑事皆雜見錯載於各乘則於志似宜畧  
余曰非也天下大矣郡之所屬赤緊畿望之  
封各有山川各有井賦各有兵戎各有禮祀  
生於斯宦於斯寓於斯者幾何人爲貞良爲  
節烈爲緇黃者幾何家苟考之不詳覈之失

實與言之無文衡之倒置皆不足以昭勸戒而垂典型是蓋有待乎其人也雖然東國凋殘莫劇花邑寇殘之兵殘之水旱凶荒殘之欲執筆從事難於搜討舊文一難於紳士寄籍鄰封無可咨訪一難於規模梗槩前後無因一難於簿書鞅掌禹陰易失是修志難修花志更難然而無難也我

邑侯王公拜秩爲

天子命吏至之日捐文法勸農桑興教化強禦弗

畏也鎮以靜侈大弗矜也持以廉風規寧淡  
之中一本於溫厚和平之旨於是野無狼嗥  
洞無伏嘯農耕士讀蟪蛄無聞謂今日花邑  
地戶其樹表而啓疆者皆予一人任也予無  
志烏乎志於是審地形察民風稽物產考學  
校嚴兵制紀藝文列節義畧本手創事由心  
裁較如列眉明若指掌鏡古準今權衡不爽  
以嚴毅果斷之操運史佚董狐之筆豈有不  
典而核直而有體乎余時以薄秩叨藉其間

光緒十六年重刊二

愧學識之不充歎文事之未遑不能以朝夕  
輔弼襄其不逮嗟嗟金度之與

公譬猶魚鳥之依龍鳳賁甲之隨湯武也茲書  
成余烏可無序余愛而讀之見有若因天因  
地者矣見有若土物心臧者矣見有若在德  
不在險者矣見有若雨金雨粟不以言祥者  
矣見有若亮采勵翼以懲以勸者矣見有若  
門題通德闔指彥方者矣見有若珊瑚比艷  
彤管生花者矣見有若西行侍者叱石成羊

者矣源源本本殫見洽聞政事文章煥乎改  
觀是昔之未有志與畧而未詳者至是始得  
稱全書也方今

天子求治若渴

諭廷臣圖山川修統志蓋欲知天下險塞阨要  
之勢以表九有無外之規邑志郡志省志彙  
達

閣部誠一代鉅觀也行將看

先生不日得與館閣諸公典天祿石渠盛事以

判花之筆奉揚休明矣寧蒞花邑門戶其樹  
表啓疆者畢一人事已哉故日有待乎其人  
也

康熙丁卯秋九月花縣儒學教諭韓江謝金  
度撰

創輯花縣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紀事  
編年所以明天道誌人  
事垂法戒而著得失者  
莫大乎是自郡縣旣分

守土之吏既不同於列  
爵惟五之君安敢比例  
而爲之史然我疆我理  
土田人民山川風俗禮  
樂政教誰實司之而不



敢使之湮沒而無所依  
據此州郡邑志之所由  
昉乎况自天地開闢以  
來城郭人民月增歲廓  
代有創興封域攸分則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紀載亦異例也百粵古  
號南交山海交錯賁黑  
所隸東北境舊名花山  
層峯疊巘與南海三水  
清遠從化英德增城龍

門接壤中多積盜蔓延  
起伏毒流數邑前此屢  
議設治不果百十年來  
議剿無功議撫無効民  
靡有寧宇焉今

聖天子文德誕敷東西朔南  
海隅日出之邦咸稟聲  
教邇者臺灣夏門海外  
之地皆束首受吏而郡  
縣置之矣迺天祚治平

頑梗悉化二十一年

撫憲下採輿情會同

督憲

將軍合詞

題請於花山添設縣治二

十三年

給諫王典試入粵復

命特疏再陳獲蒙

俞旨二十五年析南海番禺

二縣地創立花邑名菲

材下吏濫竿肆水數載  
庸庸謬承

兩憲交薦賢能調治新邑  
既無理煩治劇之才實  
匪錯節盤根之器受事



以來冰兢夙夜惟恐隕  
越厥職以爲薦舉羞茲  
邑乘例當創始以垂久  
遠遂與廣文僚屬暨邑  
中人士參互考輯爰有

成書上而星野之分躔  
下而山川之險易中而  
士習民風以及賦役鹽  
鹺水利之數典禮之則  
物產之宜一寓目間而

如見焉嘗稽王制有二云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者異俗昔先王之時  
巡方岳也陳詩納賈以  
觀民風覘好尙因爲之

隨地敷施修教齊政以  
範俗宜民後之讀斯志  
者可以知人情可以明  
土俗變通立法使之風  
移俗易日改月化而不

自知豈猶虞有求幽室  
而亡其燭耶若夫人才  
迭出風氣日升則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焉是  
在司政教者矣因弁簡

端以俟後之君子有所

考云

峇

康熙二十六年歲在丁卯

菊月之吉知花縣事三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韓王永名撰



花縣志序

從來建非常之功樹千古之烈者有其時有其機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機者何適其會之謂也非時不立非機不行惟以大有爲之才適當其會而天若設時與機以待之則設城郭建都邑尤其大焉者也自有熊氏畫野分疆而後封建日開秦置郡縣改封建於是周秦而上西北長而東南縮漢唐而下西北縮而東南長豈地有古今之殊耶國家景運